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二六

內省齋文集三十二卷（卷七至卷三十二） 湯來賀 撰

柴邨詩集五卷 釋傳遐 撰 三〇七

子遺集不分卷 馬世傑 撰 三四九

榆墩集五卷（詩二卷文三卷） 徐世溥 撰 四〇三

榆溪詩鈔二卷 徐世溥 撰 四七九

榆溪逸詩二卷榆溪逸稟八卷 徐世溥 撰 五〇三

目錄

七卷

說

廣育嬰說

梨園說

菊說

藥說

移風說

團練保甲說

步行十益說

牛屠說

解

越職解

取傷廉解

內省齋文集七卷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七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說

廣育嬰說

天下至重者莫如民命。其無罪而可矜者莫若嬰孩。誠克惻隱之念。凡屬民命不忍不救。而況於初生乎。葉夢得先生云。子在母腹。感大水荒甚。奏發常平倉粟賑濟。活十餘萬人。特遺棄之。無法救之。問求子者。何不收養。曰。患歲豐而年長。其父母不棄。耳。子因爲設法。凡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爲子。當其棄置時。情義已斷。收養之恩。更大於親生矣。遂作空券數千。印給遍傳。凡得兒者。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略爲籍記。使以時上數收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量給貧者爲賞事。定稽券。凡三千八百餘人。此亦臨民者所當知也。又兵興以來。有伏林莽者。多因兒啼。致賊聞聲。遂知其處。於是避賊者。輒棄嬰兒。有教以絲綿爲一小毯。必須絲綿。置兒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其氣。少蓄甘草末。或白糖砂糖亦可。糖滯氣。每致驚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其味。兒口中有此甘物。自不作聲。綿軟又不傷口。口外用絲綿繫住。以防吞入咽喉。因刊刻此方。遍黏道路。已酉冬。寇警。

空城去。而嬰兒賴此得全活者甚多。此又遇變者所當知也。賀讀此而嘆葉君之爲政也。能恤幼也。能公善也。以空券數千。遂救三千八百命。非善推其惻隱者能如是乎。至於避亂嬰孩。教以仁術。而所活無涯。豈非不費之惠哉。官長有權。亦何憚而不爲此。賀見遺棄嬰兒。卽泊平與豐歲。亦常有之。蓋貧家乏食。不能養子。多置路傍。或厭兒女多者。或爲長女所苦者。或有私胎畏泄者。或畏離亂累身者。皆輒棄之。而溺女一事。舉世習以爲常。竟成風俗。殘民命而傷天性。其慘甚矣。有心濟世者。忍不重爲之所乎。近聞揚州布衣蔡先生。諱璉者。特發仁心。立育嬰社。募衆同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兒。每人月出銀壹錢伍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願乳者。令其撫字。月給工貲陸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察其肥瘠。以定賞罰。既歷三年。待人領養。爲兒斯舉也。恤幼而兼賑貧。世間功德孰有大于此哉。又聞會稽柴先生諱爲橋。號山民者。居燕京。造車數十乘。收載遺棄小兒。聚于其家。有成而延師訓之。有購爲子女者。卽與之。或饋以金錢。亦受之。而皆以爲育嬰之費。每車一乘。歲給工貲米兩貳錢。多設塾館。延致名師。其所育成童。狀貌奇偉。秀異者甚多。若此一事。雖謂盡人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何不可也。賀未見其

內省齋文集七卷 育嬰說二

二

人而聞風散服。卽爲之執鞭。所欣慕焉。邇來兩浙與吾鄉。亦有倣而行之者。愚謂衆人出資。不必限數。或二三分。或四五分。合二十餘人。同爲一會。每月通計。亦可得陸錢矣。積少成多。節省費。勉力共行。似亦無難也。况乎富貴之家。舉行尤易。移塑神像。醮之。費節酒食。笙歌之。侈省結納。請托之。金以行實德。而全多命。不亦樂乎。又况官長有權。百姓伺其喜怒。出一語而民聽之。下一令而民從之。又何難之有。倘能嚴禁溺女。而加意育嬰。多方以勸導焉。懸賞以鼓勵焉。則利濟彌宏。功德何量。將葉君之仁政。不能專美于前矣。

內省齋文集七卷 育嬰說三

三

舉念甚廣。而措置極密。有用之學。不敢作文字讀。而文字未嘗不工。弟敦實

梨園說兩午

梨園之設。皆爲無益。而古今所爲。判若霄壤者。何也。其用心之厚薄。殊也。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四德十義。踴躍臥冰之類。皆取古人之善行。譜爲傳奇。播諸聲容。使兒童婦女。見而樂之。皆有所向慕。而思爲善事。則是飲食歌舞。無非有益於風化。古人之用心。如此。何其厚也。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爲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紛繼作。然閱萬曆中年。家處之間。猶相戒。謂此惡。其導淫也。且以爲鄙陋。而羞見之也。近若紅樓夢。花玉簪。綠衣等記。不啻百種。括其大意。則皆一女

內省齋文集七卷

遊園一生窺見。而悅之。遂約爲夫婦。其後及第而歸。卽成好合。皆杜撰。絕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予不識其何心。管思人之行淫。猶畏人知者。謂此事猥鄙。不敢令人知耳。是所行雖惡。而羞惡之良心。猶未盡泯也。今乃譜爲傳奇。播諸聲容。使人昭然共見之。共聞之。則是淫奔大惡。不爲可羞。可罪之穢行。反爲可歌。可舞之美談矣。是勸世以行淫。莫大於此矣。又况人之爲不善者。猶懼其有惡報。謂一念之淫。神明早見。天遂奪其科名。遂促其壽算。遂絕其後嗣。是以恐懼而不放。輕爲今乃創爲及第成婚之說。是以至惡而反善。美

報不特評人。亦且誣天。其罪可勝誅乎。聞近日優人所能演者。惟玉簪綠袍等戲。間以五福百順四德十義。則皆曰不能。是觀之。今世之優人。祇見有淫事。不見有善行也。人心安得而不邪。世道安得而還淳哉。或曰。此戲耳。子以爲實。不亦迂乎。子曰。不然。夫歌舞之感人心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嘗見幼童一觀。梨園數月之後。猶傲其歌舞而不忘。至於婦女。未嘗讀書。一傳奇。必信爲實。見戲臺樂事。則粲然笑。見戲臺悲者。輒泫然泣。下得非有感於衷乎。能使其見淫戲。不陰動其邪心乎。嗚呼。婦女皆動邪心。而以淫奔穢行爲可歌。可舞之美談。其爲禍豈不烈哉。邇來各鄉。從前質樸者。因演戲而習冶容矣。聞某村演戲。席罷之後。婦女逐優人而去矣。又見有嗜戲之家。處子懷孕。淫亂非常矣。若是。則所樂者少。而所苦者多。其何益之有哉。然鄉

內省齋文集七卷

梨園說二

村信神。咸矯誣其說。謂不以戲爲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必值風濤。是以莫能禁之。嗟乎。禱善禍淫。神之道也。演淫戲以導邪。豈正神所樂觀乎。以此奉神。則神必厭之。其肯降之以福乎。予謂演戲爲樂。亦屬常情。不能盡禁。亦不必盡禁也。惟諭優伶。凡忠孝廉節。積善累仁。昔人之善行。皆許爲之。是雖費民財。無損于風俗也。惟嚴禁導淫之曲。不勝其情。而匡之使正。則吾之

理順而詞直。彼安得不從哉。倘居官者實能以人心風化爲已。任有犯必懲。而鄉紳士庶又從而贊之。互相爲戒。則習俗自端。淫行必少。有益于世道。豈其微哉。

倪閣公曰。只一梨園。而風俗日澆。人心日壞。已如此。雖然。豈獨一梨園也哉。

菊說

吾廬有菊一本。初甚微。質不以爲意。夏月朝暮澆之。且扶之。而使直。其葉涓然可觀矣。及秋。花萼燦然。而他所見者。弗能及也。偶過饒氏家。見其菊叢生。眇小而屈抑。無足觀者。賀驚曰。物之不可不培也如是夫。夫菊芬芳而澹雅。歷霜雪而後凋。豈非質之至美者哉。然必扶之而後直。澆之而後盛。非若松柏之性。能以自持。遂不資乎人力也。人之氣質亦猶是乎。不澆而自盛。不扶而自直者。其鮮矣乎。吾觀舉世生質之美。而待澆與扶者。何限。乃聽其屈抑。致其眇小。而莫之顧。使嘉植悉淪于草莽。噫。其可慨也。夫其可憫也。夫

謝秋水曰。成就人才。先生素具熱腸。因托興於菊。末段感慨。令志士泣數行下。予亦遭時不偶。同具此懷。而力小言微。不獲自展。讀此不禁撫膺。

藥說

均是藥也。有製之而性變者。如蒲黃生熟。或行或止。功效迥殊。是也。有火煨而猶寒。不能盡變其性者。大黃是也。然以酒蒸之而遂緩矣。且性本下行。而既製則能直達於頭顱。可謂非變化之功乎。秫米蒸濡滿矣。然以之爲酒。則力能散布。反可以行藥。而有功。是則盡變其質矣。同一荳也。烹之則泥氣炒之則動熱。用青礬文蛤化之以爲鼓。則甚寒而去表邪。一物而功忽殊。噫。氣質之可變。固如斯乎。人之爲性也亦然。能讀書研理。而自變其舊習者。上也。得人提撕而後能遷改者。次也。然未有終不可

內省齋文集七卷

藥說一

八

變者。段干木。晉之大駟耳。卒爲魏名賢。周處因衆議而勃然知改。遂爲善人。陳元奉仇香之教。竟成孝行。斯非變化之所致歟。王丹載酒肉于田間。以勞耕者。遂令惰農知悔。皆兼功而自勵。陳太丘。王彥方。皆能化盜而爲良。茲數子者。若名醫之療病。雖賤如洩瀉。毒如巴砒。俱可化之爲有用。而況於良藥乎。或曰。亦有屢教而不悛者。何也。曰。此一時之乖戾也。一事之執迷也。未可以此槩人也。製藥者。火候未足。則其質不遷。凡人氣質之有偏。猶藥之溫涼平燥。不一其類也。或剛克。或柔克。不疾不徐。俟其自化。蓋亦有火候焉。易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善俗而不以漸庸可冀乎。教人者。惟見人皆可教。而不忍棄之。既正其身。則則矣。又必多方誘掖。竭盡已心。而不敢怠忽焉。其有弗化者。則曰。必吾身之未正也。必吾言之未善也。虛心反求。俟其自化而已矣。豈可以一己之所見。槩律他人哉。豈可因一二人之難化。并棄衆人哉。豈可因一二事之非禮。遂棄其他善哉。有心世道者。隨時隨地。因人而導之。寧若心勸誘化。小人爲君子。勿引繩披根。驅衆庶爲小人。誠心既至。歲月既深。則潛移默奪。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或其人。不聽而旁有竊聞而感悟者。或當時不聽。而異日思之。乃幡然自悔者。又或長厚者。習聞善

內省齋文集七卷

藥說二

九

言未必能用。乃兇惡之儔。一旦聞所未聞。即勃然悔悟。而改行自新者。惟從容化導。而不憚其煩。斯有功于世道矣。如良醫之善製。無不可用之藥矣。謝秋水曰。斯之謂能盡人之性。彼忿嫉太過。而反致激亂者。終是疵在已性。還當自治。○又曰。克此方可稱誨人不倦。然非陶融自己性情。無絲毫火氣。直到脞脞浩浩。兇界者不能張。且復曰。就性善者見。則天下無不可化導之人。先生洞徹訓迪機權。演茲妙緒。視昌黎師說。東坡稼說。尤勝。

移風說庚子

風俗之淳漓皆習也。非性也。何以言之。凡未經人。者雖至易之事。人不敢爲。但有一二人偶爲之倡。則必有數人倣之者。其行既久。則一鄉羣起而習之。雖至難之事。亦勉強而競爲之。於是竟成風俗。確不可移。卽有心世道者。不能驟爲之變矣。姑取其最可怪者而言之。如被妻妾嘗辱。有俯首含容者。有委曲回護者。至如父罵。則佛然不悅。兄罵。則悻然不平。何不以畏妻妾者畏父兄。以容妻妾者容父兄。得盡子弟之職。而垂孝友之名。予此不可解者一。延師訓子。束脩數兩。覺出之甚艱。一遇考試。

內省齋文集七卷 移風說一

十

則爭先行賄。雖三四百金。揮之若土。矣。夫以賄入泮。亦何榮焉。倘延師得人。則造成學業。大有益於終身。何不移一時入泮之金。爲數載延師之費乎。此不可解者二。宗族鄰里。一言不合。則怒之一物相爭。則訟之。及訟至公庭。則官長胥吏。此罵需索。無所不至。亦甘受而無辭。寧受公庭之辱。而不肯忍同鄉之氣。寧用數十金於胥吏。而不肯讓尺寸於鄉鄰。卽使果能制勝。何不思相爭之爲惡。不如相讓之爲美乎。此不可解者三。有人竊其鷄。則痛罵不堪。一鷄之所值幾何。而罵不絕口。若失牛。則寂然無語。豈鷄重於牛乎。至遇剪運之賊。劫舟之盜。垂囊而歸。猶且

自慰曰。得全身。無一語怨詈之。何嚴於竊鷄之賊。而寬於劫人之盜乎。此不可解者四。議脩橋路。則曰。物力維艱。數年而弗就。乃一聲合戲。必頃刻而成。曷不思橋路利行。堪垂久遠。而戲臺歌舞。僅爲瞬息。烟雲乎。此不可解者五。遇貴人權要。爭相饋送。百金十金。惟恐其不受。且以得受爲榮。而權貴未嘗報德也。一遇貧親友。稱貸一金。則堅拒而不與。獨不思貴人視百金爲實。猶不見爲實。貧士得十金。爲異數。必且感恩而圖報。所收不更多乎。此不可解者六。人情避富名。有見人報告貧者。有人言其富。則怨恨不休者。至其嫁女請婚。則必勉強脩儀。以誇耀於

內省齋文集七卷 移風說二

十一

鄉間。何獨不畏富名。而且與世競奢。以自著其多藏乎。此不可解者七。居喪以哀爲本。今世之人。亦知浮屠之無益也。亦知鼓吹之非禮也。而必不敢廢者。蓋恐世俗之人。議其儉於親也。獨不思寧戚寧儉。先師有訓。乃不畏聖人之言。而偏畏世俗之議乎。以親喪而鼓吹。忘哀作樂。得言愧於心乎。此不可解者八。嗟嗟。若此數事。其理豈難見哉。乃衆共趨之者。何也。積習既深。而不自知其誤也。吾欲世人移妻妾之情。以事父兄。移賄送之資。以重師道。移構訟之費。以讓鄉鄰。移竊鷄之恨。以攻大盜。移令歲之資。以修橋路。移權貴之饋。以恤貧親。六移避富之心。

以嫁女請婿移飯僧作樂之用以盡養生仰事之誠則輕重得宜而人情無不平矣是所望於倡之者

彭恭菴曰就目前指點痛切透快令人自反如聞晨鐘挽救甚大有障川迴瀾之力

朱靖菴曰俗態弊端描寫幾盡大有關於世道

甘健齋曰曲情細事一經指示實實俱關係禮教風俗以此開導世人即是移易化裁

團練保甲說 丙辰

吾鄉自甲寅以來盜賊蜂起共思團練鄉勇以保身家此事雖選而及今爲之猶未晚也然世俗皆言團練而未得其法夫團練之法束伍爲先未能束伍而散漫以行雖有百萬之師不足恃也何謂束伍必以十人爲一隊又必另選一有技勇者立爲隊長凡五十人爲一大隊外五人爲隊長以足五十五人之數如此則兵有約束頃刻不相離臨陣衝鋒必無渙散此之謂紀律此實爲兵法做河圖大衍之數千古莫能違也既束伍矣又當明其進退出而揚兵必以鼓進作勇氣也兵刃皆宜向前不必進也歸而振旅必以金退收殺氣也兵刃皆宜向後示當退也非聞鼓金不敢妄爲進退所謂師出以律也今世但知用鐃則進退無以自辨愚謂雖有技勇必宜做古而行之乃能有濟至如欲察姦究必清保甲世俗皆言保甲難行謂其艱於約束也不知既立隊長以統十人則十家之中即以隊長爲甲長不必他求矣將有技勇者盡收於保甲中則保甲之法立見其成安有難行者哉雖然議兵必先籌餉家出一兵人自爲給固得寓兵於農之法但貧民之身家豈重於富翁乎使其枵腹荷戈而爲富翁守禦豈人情乎愚謂當有事時富翁之家或

無兵可出則隨其力之厚薄量出糧餉以給貧民之有技有勇者非家貧乏食雖有武藝不必給也非技勇過人雖屬下貧亦不當給謂物力之難繼也富者出貲以自衛貧者任勞而得食兩利之道也若夫志大識高者深謀遠慮已雖不富而樂於助人家既出兵而心存恤衆則大豪傑作用又豈常情所可測哉噫國練一成則所費者少而所全者多權衡輕重以自保其身家當有不約而同者矣吾友鄧我生深於易數而知兵法是以因其意而暢言之

周鹿峰曰井田爲兵法之祖而此文又推原於易數然實相

內省齋文集七卷 國朝保甲說二

南

爲表裏具見大經緯

步行十益說

予好步行倦息樹下客見之曰子勞苦若是毋乃爲矯乎予曰非敢爲矯也是大有益奚苦焉客曰何謂益曰肩輿訪友貧士豈樂與之交今安步當車則可以得朋可以講學可以修身而淑世一益也警報震鄰習於步履斯得以避亂而無憂二益也縱觀山水躊躇緩步得其性情又寧有坐談地理之蔽哉三益也當茲困乏省輿資以供衣食其益四因步履以驗此身之強弱則曷敢以佚性之斧自戕其益五山水爲吾好友需輿而往缺輿而止意興索然矣今步熟則誰能阻吾之出往縱意所如

內省齋文集七卷 步行十益說一

十五

何行而不可其益六輿人索酒食所過繹驛步行則佃戶山都皆不爲所窘其益七輿馬赫奕鄉愚所畏小人或肆行而無所憚今自擎雨具與樵夫牧豎同坐聚談則鄉人皆易視之雖有假借無所獲施非八益乎細族子弟或有富貴驕人者見吾從大夫之後猶且步行則貴傲之色亦可稍戢非九益乎坐輿冒風遑遑有凝滯之病步行則血脉周流稍有寒疾趨則汗汗則愈而無待於醫藥非十益乎又況同族與親友有志自立者或爲人借叢而莫之覺今予觀察而直告之使其無陷於不義其益又可勝言哉予少壯時坐輿見輿人汗流肩腫輒惻然憫之

日役亦人子何勞逸迴殊耶又惕然自懼曰予何功於世而安坐若是勉思自立其曷敢怠焉矧今世外廢人非食力勞身則心愈不寧即使無益當以此為分而況有山水友朋之樂得卻病避亂之方寓去壅除害之術儉約可以風世出入得以自給其益無方而又何所苦哉客喜而笑携手同行曰履道坦坦人貞吉其是之謂歟

徐仲光曰妙論出自至誠毫無矯飾生平頗有同心讀此皆代傾瀉而快吐之惟有踴躍贊嘆

內省齋文集七卷

十六

牛屠說

萬曆時吾邑牛屠必依一舉人以自庇故鄉鄰不敢言官府不能禁每科榜發則民間蹙額咨嗟曰又中一牛屠矣或一邑皆無則交相慶曰今秋少一牛屠幸矣哉嗟乎秋闈獲雋者名曰某書得曰孝廉亦可謂尊遂矣乃今鄰里鄉黨以辱人賤行目之不亦也乎昔吾宗孝廉同時四人獨無此事則先祖純齋公為之倡也猶記幼時吾兄若恥先生常以是為訓曰吾邑為牛屠者不過二三人而使通邑冒不美之名亦足悲矣我輩即無用奚忍自辱如斯乎子他年獲捷當力戒之庚午吾邑歌鹿鳴者四子於榜下即述吾兄所訓以勉同籍且曰度此時鄉鄰怨谷必謂午榜牛屠何若是之多也同年皆燦然而笑咸以為戒今四十年矣隱向之為牛屠者其子孫皆不忍言矣倪闔公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一結無限悲惋即令昌黎捉筆不過如是徐仲光曰可作孝廉箴牛屠其小者也

內省齋文集七卷

北

越職解 壬午

或問於予曰。職有攸司。弗可紊也。子爲刑官司。刑名者也。子惟訊重獄。而臺司所下諸詞。皆輟而弗理。且數行請銷。得非曠職乎。乃且夕皇皇。惟賑饑是務。今又籌修郡城。籌更名將。籌練精兵。且獨力濬池。而又自儲火器。以爲城守計。非子之職。而強欲自任。毋乃侵官乎。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而代之。子又刻示徧布。禁婦女毋謁寺廟。毋遊江湖。此皆不涉刑名。而子且以爲急務。不亦謬乎。今同事竊笑爲迂矣。直指與觀察有言。不知緩急矣。鄉大夫亦有嘆爲多事者矣。子皆莫之顧。豈所

內省齋文集七卷

越職解一

六

爲盜者矣。而臺司所下諸詞。多田宅負逋屢訟。而弗休者。閱其訴言。灼然可見。較之賑荒果孰爲緩急乎。矧今寇逼安廬。民情震恐。而城不修。池不濬。將不知兵。兵不練習。而城樓之火器。又不能備。其何以固吾圉。而且以簿書爲急務乎。萬一寇倣城池可慮。而吾安得晏然而已乎。至若閭門之禮風化攸關。謁寺遊江所損實多。此制治清濁之源。正理刑之要務。奚可緩哉。子性至愚。然籌此熟矣。寧得罪於上官。必不敢得罪於百姓。卽受曠職之譴。後官之誚聽當事之糾參。與道途之嘲笑。其敢坐視民饑而不賑。聞烽燧震鄰而不圖早備。見流俗波靡而不力爲之救也哉。

內省齋文集七卷

越職解二

九

倪開公曰。知無不言。言無不行。辭嚴義正。想見韓忠獻袍笏上殿時。

徐仲光曰。此佐平理揚治狀也。大力苦心。至今如見。其特舉廉卓聲滿於時。而頌思弗諼也宜。官各有職。必盡越俎。而舍已耘人。則職守亂。小人亦得藉口。侵官以行其私意。非政紀所宜也。故惟才品如佐平者。始許行之。

附

潛撫史道鄰先生復命疏首薦曰。立品以千秋自命。凡懲奸察

吏獄平刑置器修城清田助餉等事無不認真直做而於官
評優劣尤極虛公故品望爲一時卓冠

取傷廉解辛巳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此言於廉有傷。未可與食同語也。夫一介不取。斯可謂之廉。既已傷廉。烏得不淪於貪乎。曰。非也。有可以取者在。夫可以取。則非必不可取之物矣。然而曰。傷廉。何也。可以無取也。不再籌度而遂取之。則於廉必有所傷矣。斯人也。行已在清濁之間。固不可稱之爲廉。亦不得目之爲貪也。若夫義不可取。而惟利是視。悍然取之。而弗顧。則喪厥本心。直名之曰貪耳。豈特傷廉而已哉。卽以目前論。如司權關而利其羨。守倉庾而收其耗。以世俗言之。不亦可以取乎。然揆之大道。則實可以無取矣。於此而取焉。雖未至於貪。而於廉豈得無傷乎。至若司官評而上下其手。名曰鬻爵。司刑憲而出入其非輕重其詞。名曰鬻獄。是皆必不可取之利也。至如司理節儀。厚於別駕。非爲其官評乎。爲官評而受餽。實爲賄賂。而且美其名曰交際。是又巧於避跡。深於取利也。如是而不謂之貪。吾不信也。周官六計。弊羣吏而皆統之以廉。則廉者制治之本也。古人連類而舉。曰廉隅。謂其稜角剛方也。曰廉節。謂其有節而弗踰也。曰廉恥。謂其知有所恥也。非有恥。不若人之心。烏能嚙然不淫而毅然不渝也哉。歷觀古人。廉之所得者大。而所收者遠。

清代詩文集彙編

如尹翁歸不受饋。而百賈畏之。張奐正身潔已。而化行諸羌。此以廉服衆者也。毛玠典銓。而士皆以清自勵。楊綰爲相。而崔中丞自毀其池。觀此以廉感人者也。至如田基不欲形人之短。鄭當時能以貴下人。朱邑寬厚不苛。胡質清畏人知。則廉而有學。又豈惟潔已而已哉。古之廉吏。不可勝數。然未有建功業。垂奕世。而不以廉爲本者也。嗟乎。貪與廉有辨。而傷廉與貪又有辨。取古訓而繹之。弗可淆也。書此以自警。而不敢自恕。庶幾無負讀書耳。

倪開公曰。辨晰精透。而丰骨凜然。

內省齋文集七卷

取傷廉解二

一五二

目錄

八卷

賦

循良賦

卓異賦

長松賦

苦竹賦

慈竹賦

梅賦

內省齋文集八卷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八

賦

循良賦

數載來、四方友人、常以書詢吏治、蓋謂老馬識路也、賀
初謝不敏、既而思之、民之苦樂、世之治亂、興衰胥于是
乎出爰取陳言、彙括為賦、雖鄙陋無文乎、然涖民者居
幕者於茲省覽、或亦高深之一助歟

思世道之興隆、今必澄清乎吏治、思人心之悅服、今當處脂而

內省齋文集八卷 循良賦一

不厭先潔己而無私、今嚴一介于非義、能造福于蒼生、今即垂
休于後嗣、惟風興而夜寐、今念民艱而弗實、勿多人以隨任、今
實廉食之所繫、躬節儉以裕民、今飭關防而自戡、戒暴怒以裨
躬、今勿加人、以意氣求己、過而思改、今冀無慚于夢寐、能勵志
于興除、今必虛懷以集羣議、既詳慎而精心、今尤勤敏以趨事
首務、農桑、今知衣食之所自、開渠築隄、今圖廣興乎水利、躬省
耕歛、今使民知重農之意、若夫地畝錢糧、今察覈宏細、包攬侵
欺、今當釐積弊、設良法、以催徵、今清完欠而杜詐偽、審編里役
今期聚言之無異、羣面質而速行、今察私竇而防偏、設法欽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 佐平

解今惟緩急之有序、求糧里之弗困、今兼求解役之無累、嚴
私派、今計日收之察視、差不增耗、而米不增羨、今收銀必投諸
糧、今而察此、則今俾小人不得而為厲、寓無字于催科、今
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至如積穀實行、今乃豫儲以救
荒、在豈年而夙備、今空廣勸乎義倉、遇大祲而速勘、今必早為
之申詳、做昔賢之成法、今庶幾乎賑救之多方、欲斯民之向善
今惟六諭之為良、貴親講而弗怠、今空遍歷乎諸鄉、果實心于
道士、今先德行於文章、考試公明、今令聞洋洋、優禮恬潛、今亦
孔之臧弗啓、逢迎、今慮士習之猖狂、欲風俗之日醇、今惟節孝

內省齋文集八卷 循良賦二

義善之表彰、與社學、與義館、今實渡世之慈航、禁淫戲、與邪書
今使不為世道之深殃、嚴諭婦女、今毋入寺廟、與遊江、能留心
於教化、今斯百世以流芳、若乃力行保甲、今編審貴乎躬親、單
騎滅從、今庶無擾於斯民、獲盜立訊、今必隔別以詳詢、勿恃刑
鞠、今斷不枉乎平人、禁捕快之私拷、今勿聽衙官之審申、早定
確招、今使無累于鄉鄰、值多盜之地、今勿執成見而生騷、脅從
宥宥、今其悔罪以圖新、平反舊案、今慎勿因循、訊盜無冤、今
樹功德于無垠、凡告人命、今多誣証之虛詞、株連富室、今眾居
此以為奇、先訊情節、今必詳問而深思、情節若虛、今必不可以

簡庭果有毆情兮。乃躬親而相之。目擊傷痕兮。勿爲件作之所欺。確知誣告兮。必嚴懲乎訟師。招定兮。勿濡滯而游移。凡招出入兮。皆自主持。勿使吏胥兮。恣行其私。衙役密稟兮。變亂是非。慎勿輕答兮。毋寄耳目于訪諮。凡告單款兮。莫不支離。痛懲斯弊兮。庶姦計之莫施。留心辨枉兮。貴于善疑。惟恐有冤兮。反覆沉思。聽訟空敏兮。毋令守候而費資。耐煩受想兮。使民情得達而無滯。勿聽囑託兮。勿瞻徇而脂韋。勿與越訴兮。勿以賄銀媚上司。勿護元告兮。勿爲甘言之所給。凡告婦女兮。斷勿勾提。保全廉恥兮。茲德無涯。音名爲父母兮。當重民生。力勸斯民。

內省齋文集八卷 循良賦三

三

今廣育羣嬰。哀彼溺女兮。可爲涕零。一邑之中。歲全千命兮。務俾愚民之必聽。至若盛寒溽暑。佳辰令節兮。鞭撻空停。老幼疾病。遠行有喪兮。尤屬可矜。能克惻隱兮。仁政乃宏。邑有養濟兮。僅屬虛名。必當確察兮。實養孤寡。邑有醫學兮。選授毋輕。常一提命兮。教其術精。實禁私宰兮。俾無害耕。嚴緝賭博兮。盜源是澄。訟師積歇兮。所當嚴懲。俾無唆構兮。閭閻乃寧。奸狴空恤兮。戢彼強陵。淹禁爲虐兮。疫癘薰蒸。苟有仁心兮。庶獄時清。草滿園扉兮。惟德之馨。吁嗟乎。簿書訟獄兮。無非實學。以廉作則兮。自待毋薄。欲不怒而威兮。交際空卻。身爲守令兮。當思民瘼。時

讀書而觀律兮。乃有資于治略。詩酒琴畫兮。何遑涉作。時日悉荒兮。政多齷齪。執輕執重兮。所宜裁度。澤洽斯民兮。此衷自樂。名實兼收兮。將膺殊擢。猗歟政治兮。空尚德而緩刑。責人從寬兮。教人以誠。明告以罪兮。使民自惺。必使受者愧服兮。見者知懲。宗族親戚兮。俾解訟而息爭。雖分曲直兮。扑責勿行。德教漸被兮。民俗乃更。爾自省而勿欺兮。益虛心而勿盈。備循良之實政兮。垂千載之賢聲。

謝秋水曰。列款立法。實心實政。真所謂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者也。爲守令者。當人人誦法之。

內省齋文集八卷 循良賦四

四

彭恭菴曰。先生少壯。卽留心吏治。躬親閱歷。極其精詳。故言之鑿鑿。如數家珍。此漢宋循良之不易觀者也。亟宜刊行。流布天下。司牧當焚香禮誦。曉夜思惟。數百萬生靈。託命此中。數千年令聞。植基此中。幸勿草草看過。